

古類 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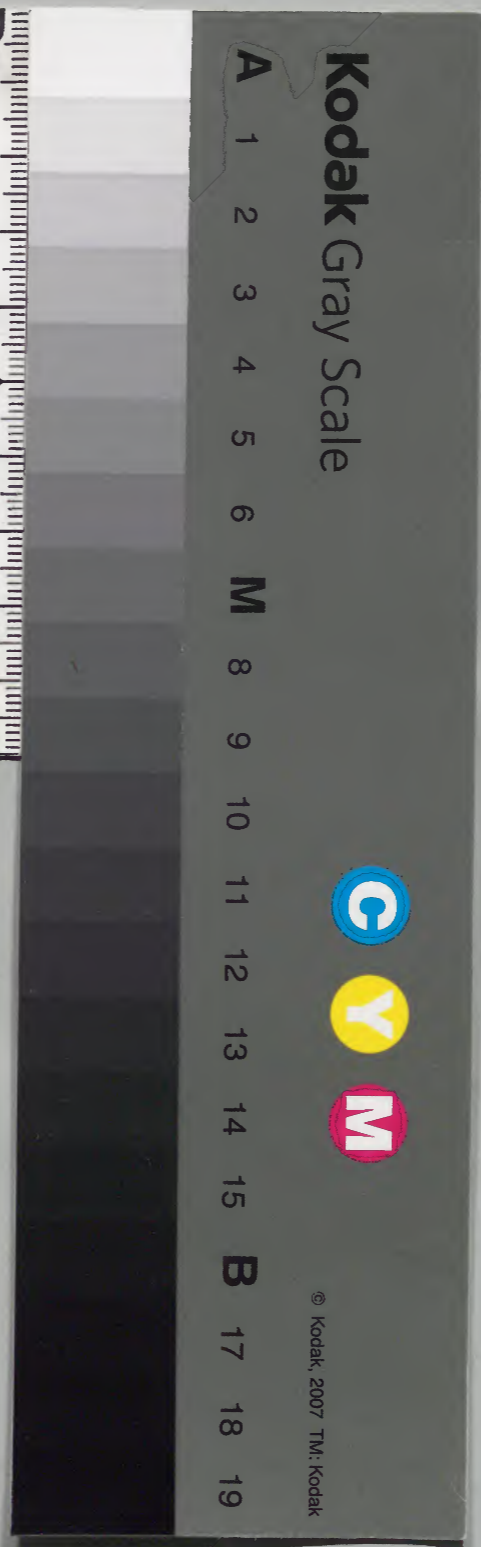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漢書門	
九四三九	類
一〇函	架
三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一〇函	架
三四二冊	冊

理學全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09)
函號	299 47



儀封張大中丞編輯

# 朱子語類

正誼書院藏版

朱子語類輯畧序

淺草文庫

竊惟

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見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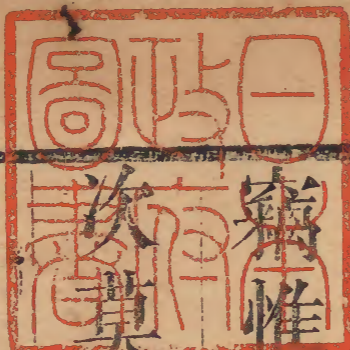
次莫

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

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

之間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

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識大識



朱子語類 月  
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  
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  
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間則  
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  
之間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  
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

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  
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  
出上接孔孟之真傳于四子之書有  
集註有章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  
精蘊無復遺憾卽上班顏曾之列  
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于平生言

有教動有法聲爲律身爲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

聞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爲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迂旣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

朱子語類 卷之三  
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  
鐘而日聞警欬也乎顧所慮者章句  
之徒泥于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  
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  
乎仁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  
哲與之覲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

況於語言文字之間能沉潛玩味乎  
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  
聲無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  
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  
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見不及古人  
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

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  
 之書理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  
 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耳提面命循  
 循善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  
 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  
 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

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後

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子語類輯畧卷目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義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為學工夫

論自注書

論治道

訓門人

附外任

附論取士

內任

論兵刑

雜記言行

論民

論官

卷之六



訓門人

卷之七

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論文

拾遺

朱子語類輯畧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叅校

理氣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

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

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間也。夔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人傑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調之。帝以性情調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

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  
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  
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  
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心物得之遂為  
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  
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  
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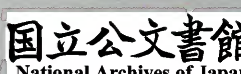
帝是理為主淳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  
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擢在中間隕然  
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  
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  
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



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虱然揚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高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端蒙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細推出來。個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

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方子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個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道夫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

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

間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卽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爲一替。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

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算所退之度。郤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閱祖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

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

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

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家若如此說。則算着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卻是順算。胡泳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壽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揚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

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

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曰：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蚤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樂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揚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

數太陰元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備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破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木之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擬為之也。意古之

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  
 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  
 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  
 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  
 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  
 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  
 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  
 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  
 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個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

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  
 夫。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揚。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剛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止  
 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  
 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  
 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  
 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

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淳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  
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  
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  
乎兩浙閩廣。備

鬼神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  
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

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  
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  
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  
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  
理如此。去偽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  
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  
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

知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

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溺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

見道夫

因說神性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性出來。方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



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目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便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嘗盡。而強歿。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

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肅。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闕祖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

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個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個

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

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

云

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

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僊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

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卻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

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襄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其氣凝結如此。廣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淳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



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

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

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畧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義剛

問人之處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旣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

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  
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  
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故其歿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  
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  
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  
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  
金縢中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不  
子之責於天以且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

有鬼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  
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  
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歿云以且代某之身言  
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  
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  
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  
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  
代武王之歿爾用之問先生荅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  
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  
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

朱子語類 卷之一  
三十一  
工部堂  
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晉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

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白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個。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  
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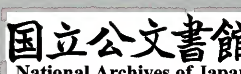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  
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  
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  
寓此也備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  
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  
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  
常常怠地只是祭祀時怠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

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  
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  
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  
裏否曰古人自始歿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  
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爨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  
龜火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  
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  
是爨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子蒙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  
 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  
 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  
 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  
 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  
 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  
 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  
 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

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  
 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  
 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歿氣已散。  
 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  
 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  
 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  
 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  
 衆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  
 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夔孫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惟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闐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

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恠。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爲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

還復一時用兵。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了。人傑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煞精。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大雅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

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

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溼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個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

朱子語類 卷之一  
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廣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付

說話而已。營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色，放青椀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夔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椀去取，只得一椀，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問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其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

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關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正言堂

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荅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畧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析。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逆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道夫。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正言堂

烏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鷓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端蒙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瘵。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恠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

無知相半。德明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廣

看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



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懶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

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

嘗不鍊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  
夫方得備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  
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  
是性幹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  
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  
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  
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

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  
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砥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  
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  
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  
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  
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  
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  
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  
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浩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浩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氷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埋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裡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拘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着說是形

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着如此說方盡閔祖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未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爲其

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閔祖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少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

是才亦是德。可學。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椿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

值遇不一。端蒙。以下兼言命。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淳。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歿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歿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

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歿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出來。便有許多物。

孟子卷之七 王宣堂

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越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

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字寓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之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

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天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

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又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着。所以生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

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

般。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



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如何。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致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個。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

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

如此否。曰。然。賀孫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素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變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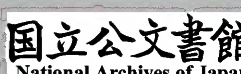
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牽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淳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砥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為一。曰。不須去着。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心性理。拈着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端

在天為命。稟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大雅

履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卻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

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处。前輩云。勝於楊墨。賀孫

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備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



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才見一庸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須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何謾得他。如舉天下說生薑辣。待我喫得真箇辣。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出。門見識說去。謙

伊川性卽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頗撲不破。砥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泯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儻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論意以下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若海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

朱子語類 卷之一  
比於情意尤重椿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

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祇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夫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

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已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已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

謂信。端蒙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節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砥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夔孫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為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為氣而言。去偽

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誠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以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子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

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問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  
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  
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  
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  
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  
說得是。大雅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

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荅一朋友書云。仁體  
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傑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  
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  
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  
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  
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



窮。胎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幹。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積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

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銖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方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

而無失便是中。道夫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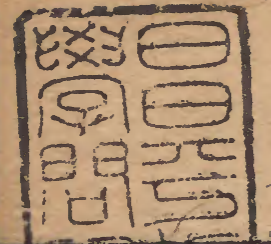
夔孫

問先生荅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卻推惻隱二字。曰龜山

言萬物與我爲一。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德明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只些少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淳  
義如利刀相似。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者。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淳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四十七

